

青森  
文化

髮店



# 從此以後

英華女學校 2017 至 2018 年度  
接龍小說創作比賽冠軍作品

作者

鄭滄之  
周海銘  
伍穎彤

插畫

施穎珺



## 接龍小說 作者簡介

三個熱愛文學的女孩，再加上一個靈魂畫家，機緣巧合之下組成了一支隊伍，參加這次的接龍小說。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有爭執，有衝突，也有組員因為理念不合而退隊。一度擔心人數不足，不能準時交稿的我們也曾經考慮過放棄，可是我們還是堅持了下來，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成了這本書。雖然已經高二了，課業的壓力已經填滿了我們的生活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。可是在創作的道路上我們發現了生活的另一面，縱使背著再沉重的包袱，我們依舊保持初心，一步深一步淺地留下了腳印，是我們努力過的證明。

# 從此 以後

作者

鄭滄之  
周海銘  
伍穎彤

插畫

施穎琚



# 目錄

第一章	弄堂	鄭清之	6
第二章	白兔糖	周海銘	20
第三章	我自己一個人	伍穎彤	32
第四章	夢	鄭清之	41
第五章	真煩	周海銘	55
第六章	兩個人兩種心思	伍穎彤	64
第七章	金盞菊	鄭清之	77
第八章	淚	周海銘	104
第九章	從此以後	伍穎彤	118

插圖

施穎珺

## 第一章 弄堂

鄭清之

鳳凰牌老自行車躺在倉庫裡的一個角落了。

它那像癩了的漏氣氣球般的輪胎坐在地上，車身破爛不堪，車籃筐的鐵絲凹凸凸凸像亂箭一樣插出來，車後座的鐵架鏽跡斑駁，腳踏板也缺了一邊。

鍾軼打開倉庫門，空氣中的灰塵嗆得她直咳嗽。她迷迷糊糊走向佈滿灰塵的舊單車，一腳踏上去坐下，「呶呀吱呀」幾聲把她嚇了一跳。她馬上跳下來，看着這輛單車，然後再看看自己右手邊的一輛新燦燦的永久牌單車，有點不好意思地站在原地不動。

「喂，鍾軼，站著不動幹嘛，思考人生啊？」成瀚亭騎着他的永久牌停在倉庫面前，衝着鍾軼喊。鍾軼嚇了一跳，身體抖了一下。他又看了一眼鍾軼身旁，驚呼一聲：「喲！那輛鳳凰還在呀！真髒！」

「你呀，出了國讀書，回來就染上潔癖了？才不髒，只是有灰而已嘛。」鍾軼啞啞嘴。

鍾軼再次看着那輛被歲月侵蝕得爬滿傷痕的鳳凰牌老單車，前輪胎泄了氣壓在地上扁平扁平的，後輪胎給後撐架舉托起，沒有給壓扁，卻也空寥寥的蕩下一個圈。鍾軼楞了一下，彷彿又看到被架起來的後輪像摩天輪一樣轉動着，前輪停駐在原地不動，鄰里的孩子們接二連三地一個勁跑上來，踩着着踏板，一圈又一圈地踩動着，發出像是關節摩擦般「啞啞啞啞」的聲音，卻又不那麼嚇人，樂此不疲的孩子們就這樣自娛自樂玩上一天。

「真磨嘍，先走啦。」成瀚亭拋下一句話，腳踏在踏板上，「呼」的一聲騎了出去。「成瀚亭你

等等我！」鍾軼急忙騎上永久牌，跟着成瀚亭的尾巴騎出了社區。

經過河南中路，單車轉進東棋盤街。

踩着單車轉進弄堂，帶起風掠過一扇扇排窗，昏黃夕陽漏出的一束束大大小小的金色餘暉，映着樹葉搖擺的影子照在排窗上斑駁。一切還都是老樣子，只是時間這個小偷，把青春偷走了，丟下成堆的皺紋留給我們，作為他帶走了歲月的證明，時間這個小赤佬（小鬼）到底還是歡喜捉拏（捉弄人）。

壞傢伙。

二十五歲的鍾軼閉上眼睛，想起兒時上海的里弄，那是一張灰調白底黑色的老照片，照片裡密密麻麻的，看起來有點眩暈感，昏昏沉沉，彷彿和弄堂外是兩個世界。

弄堂裡有着弄堂外絕無的風景名勝區，安靜而熱鬧。

弄堂口的左邊有一個皮匠攤，皮匠亞叔（叔叔）姑且算做了個攤主，也有了點小生意。那時候，能穿上皮鞋可是件很顯派頭的事情，走路時都「踢踏踢踏」的，走起路來腰也直了背也更挺了，穿皮鞋的小男生見着小姑娘，總要鮮格格（自我感覺良好）的特意走到小姑娘面前顯擺，走路都帶着風，「啪嗒啪嗒啪嗒」一陣聲響。更時髦的就是給找到皮匠，讓給釘上兩隻「叮叮」作響的鞋掌，走路的時候也就更威風了。弄堂口的右邊，駐腳着一個剃頭攤，鄰里都管攤主叫光頭亞叔，弄子裡傳着他早年在草堆裡解手，被小狗發現追了一路，最後在弄堂口右邊摔了一跤給小狗扯掉了頭髮，所以這一頭光溜溜的就再也長不出頭髮來。光頭亞叔剃完頭，總要拍主顧的腦袋三下，孩子們見了，就要和着唱：「新剃頭，要打頭，勿打三記觸霉頭（倒楣）！」然後嬉笑聲中「哇」的一聲跑開。至於這為甚麼要左有皮匠攤，右有剃頭攤，鍾成勇曾這樣告訴過鍾軼：「弄堂裡位置地方小，又要留出地方給小朋友白相（玩耍），皮匠和剃頭的只能擠去一邊了。」然而佟敬頤說的又是另外一套：「中國人嘛凡事講究好意頭。皮匠修鞋，接着地氣，和地有緊密聯繫讓阿拉

（我們）都貼着地；剃頭匠剃頭，頭是阿拉離天最近的，阿拉都能接着天。這一左一右倒是沒啥講究，不過一天一地，就是天地同和。」

顯然是佟伯伯的說法較可信。鍾軼覺得自己父親說的這一套，只能糊弄一下小孩子。

弄堂裡還有堆堆書架子，有些在弄堂口，有些在弄堂尾。架子上放著一本本小人書，排得整齊，從《三國演義》到《地道戰》，能想到的故事，不同的小人書裡都有。書架周圍必定圍着幾張小板凳，孩子們給上兩分錢，就能在板凳上坐一天，夏天的時候能從雞啼坐到黃昏，天亮到天黑，只要天還有點光，孩子們就賴在板凳上不走，借著那微弱的光線，貪婪地捧著《水滸傳》，恨不得一頭紮進去，就算站在宋江旁邊做個小打雜的，也能滿足。坐小板凳的，大多的是孩子，鮮少看見大人坐在那看書。要是有的，也就看一口煙的時間，沒三兩下就起身走了。穿布衣的瘦高癩痢頭先生（長黃癬而禿頂的先生）會來來回回在書架子前溜達。他是管書架的，一會兒在弄堂口，一會兒去了弄堂尾，架着圓框眼鏡，不看那一禿頭疙瘩，倒也是個標準的教書先生的模樣，

瞧一眼滿頭的癩痢子，就覺得跟個賴皮混蛋似的。大人們不喜歡。孩子們成天在癩痢頭身邊跑來跑去。鍾軼覺得大人們應該要非常喜歡癩痢頭才對，就連弄子裡黃狗阿毛見了都要躲起來的小霸王土蛋，都能安安靜靜的坐在小板凳上看一整天書。這樣一來，有了這些書架，孩子們都乖巧了許多，蛀牙也少了，以往孩子們用來買糖的二分錢都進了癩痢頭的口袋。弄堂口那條東棋盤街的興隆便利店東主可是恨死了癩痢頭，一個月下來，估摸着都至少賺少了十元，孩子們都把錢剩下來去書架子前坐板凳了。

說起東棋盤街，靠着弄堂口的位置，每天雞啼之後都會架起一個推車的早餐攤檔子。鍾軼每早六點就起床，到六點半出鐵門，就能見着弄堂口飄着縷縷白煙，大老遠的聞着油膩膩的油條味和聽見開水「嘩啦啦」的聲音。早餐攤子是劉二癩子開的，別看他腿癩，生意頭腦可好得很，他知道上海人早晨起來，愛把隔夜的米飯團子搗鼓出來裝進鍋裡，「嘩」的倒上半鍋熱開水，待米飯團子冒起泡泡，就拿木筷子攪和開，這就成了一鍋泡飯。自家做的泡飯不要錢，劉家攤子的泡飯，也就一分錢，想着能吸引多些人來光顧，可這泡飯大多上海人都是自家吃，所以二癩子的泡

飯在木板上寫了幾天，就沒了蹤影。這是二癩子生意腦子沒開竅的時候做的事。後來他開始做大餅油條和粢飯，在小鐵爐子上煎大塊大塊的蔥油餅，一顆雞蛋，一塊饅餅糊糊，一把蔥花，壓一壓翻一翻，折騰個一兩分鐘，這大餅就成了。鐵爐旁一口大油鍋，鍋邊整齊排了一筐油條，身後擺了張木桌子，放着一大碗糯米，誰要是叫粢飯，馬上轉身拿起一巴掌糯米，就又轉過身來夾半截油條進去，再蹲下身偷偷撒上點白砂糖水，二癩子靠着要這偷偷澆白砂糖水的手段，在粢飯上撈了不少錢。大傢伙兒都在納悶為甚麼自家裏的粢飯沒有劉二癩子包的甜，就這樣，大人們間都流傳着劉二癩子祖上有在御膳房服侍過的，得到秘方所以做啥都好吃。大碗的糯米旁有幾大桶豆漿，有甜的有鹹的，鍾軼眼瞧着分不出來，兩個味道的豆漿都一樣色兒，桶子上也沒標籤，但是叫鹹豆漿，二癩子絕對不會給錯甜的。大概也是因為劉二癩子的老祖宗在御膳房服侍過後，代代遺傳了雙好眼睛。中午的時候，東北人二癩子就把自己家鄉的餃子放在鍋上煎，做成鍋貼。上海人不吃餃子，但是吃鍋貼。到晚上家家戶戶傳來米飯香，二癩子就推着早餐攤子走了，他老婆也是煮了飯等他回家的咧！

「小軼！回來啦！快上來，鴿子來啦！」佟敬頤站在26號鐵門口，對著剛騎着鳳凰牌進弄口的鍾軼叫着。

「噯！我來啦！」鍾軼馬上跳下單車，小跑着推着單車到26號鐵門前，停下，上鐵鎖，三步並兩步跨上樓梯到三樓佟敬頤家。

佟敬頤是個老知青，早年在雲南西雙版納偏僻鄉村小農村參加勞動運動，後來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的老鄉徐玲先死了，據說佟敬頤也挽著褲腿，戴着朵小白花去了停屍房嚎啕大哭了一場，這成了知青們大返鄉的開端。經過一大堆名堂一大堆爭取努力之後，知青們返鄉了。他本是個可以讀書成才的人，家裡也富貴，只是這文革爆發，家裡一下就叮噹響了。他喜歡看書，家裡卻沒有張像樣的凳子，只有一堆堆摞起來的書，看書的時候就坐在一摞子書和報紙上，佟敬頤大半的積蓄，都用在書上了，從此以後再沒有娶，說是當知青之前有一個門當戶對的貌美對象，據說是個祖上為官的嗲妹妹，後來成親沒多久佟敬頤就去了西雙版納做知青，嗲妹妹哪兒肯守活寡？這不，

跟小白臉跑了。要按現在算，這兩個人還沒有辦離婚，嗲妹妹算犯了重婚罪。不過又有誰在乎呢？連佟敬頤都不在乎了，做完知青回來和出了家的和尚似的看開了，說着「過了想找的年紀就不想找了」，瀟灑地拍拍胸脯說自己過下半輩子也很充實。逢人向他提起相親，他總會蹦出來一句與周有光和張允和有關的話：「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，我們都慢慢地、慢慢地自然地發展，不是像現在大風大浪衝擊式的戀愛，而是流水式的戀愛。」然後就說：「我不需要相親。」後來也就沒有紅娘肯幫佟敬頤這個大文人做媒了，誰肯幹拿熱臉貼冷屁股這等好事？媒婆們逢人就說佟敬頤是個靜安寺裡跑出來的假和尚，自然也沒再被人家相中了。有時候有情調一點，他就拉拉二胡。雖說他年紀大，一手二胡的本事卻仍舊精湛，拉得二胡聲如怨如慕、如歌如泣，弄堂裡的洗衣婦聽見了會放下手上的肥皂，站起來側耳聽着悠揚的琴聲，任由肥皂水淌了一地，就連阿毛也會停止吠叫，坐在鐵門口的石階上。佟敬頤是看着鍾軼長大的，記性好，還不時跟鍾軼說起她小時候把口水墊子當頭巾包在頭上的趣事。

鍾軼進了佟敬頤家，站進門後，看了看門外，再三確定沒有人之後就帶上了門。

「哪能（怎麼）？怕儂（你）爸爸發現？」佟敬頤一口老上海話跟鍾軼說。

鍾軼勉強地笑笑，說：「這不，他最近又神神叨叨的，給發現了可不成。」邊說邊瞅着窗戶外面，看着鍾成勇回家沒有，又說：「老佟，我想呆久一點看完上次那本書。」

「好的呀好的呀，儂拿好個這（這個）鴿子，我幫儂尋書。」佟敬頤遞給鍾軼一個白信封。

鍾軼打開信封，拿出裡面的錢數了數，抽出三張紙幣，遞給佟敬頤說：「老佟，媽媽這次給多了三元，給你買書吧，我用不了這麼多的。」

佟敬頤馬上推辭，急忙說着：「伐好（不可以）要伐好要！個這是儂媽媽比儂，我伐好要。」

「好那先放在您這裡，放家裡不安全。」



佟敬頤再也不好推辭，也就收下了錢，幫鍾軼藏了起來。

鍾軼的媽媽每個月都給鍾軼寄「鴿子」。不能直接說是寄錢，不然鄰里哪個多事的管家婆說出去傳到鍾成勇耳朵裡，這錢就會比流水更加「嘩啦啦」，不出一會兒就輸在賭桌上進了別人皮夾子。

鍾軼在佟敬頤家裡看了一會兒書，屁股坐在書堆上壓出了印子，有點疼。剛站起來鬆鬆屁股，就聽到樓下一個男孩大聲喊着：「鍾軼，叔叔回來了！」是成瀚亭。成瀚亭是鍾軼發小，外公也是個讀書人，但是文革爆發，讀書風氣給丟進了洗衣婦的肥皂盆，硬是洗得面目全非了，搞得沒甚麼人想讀書了，成瀚亭的父母也就是這樣，丟棄了外公的讀書習氣。不過家裡就一個孫子，外公對成瀚亭疼愛有加，背着他父母教他識字讀書，所以成瀚亭也成了這個家裡的愛書人。得了空就會去佟敬頤家裡看書，不過要是「鴿子」來了，他就要站在樓下做個衛兵放哨了。

佟敬頤說，成瀚亭和鍾軼小時候，總喜歡跑到隔壁弄里的王家嬸子住的石庫門，跑進去對着一口水井發呆。夏天的時候兩人會順繩提起水桶，然後在水桶裡放下一個西瓜，再由西瓜隨着井繩蕩進井水。隔半天來取西瓜，西瓜就給井水浸得冰涼，切開西瓜，裡面的肉透紅透紅，一口吃下去涼絲絲的，比興隆便利店賣的刨冰更加冰涼爽甜。別家的孩子見着了就有樣學樣，把蘋果、梨子都放進井水。那個時候可沒有自私鬼，誰熱了渴了想解暑，就屁顛屁顛地跑到井口提起透涼的水果，甭管是誰家的，也就沒人去買刨冰了。那時候興隆便利店的東主對着兩人都沒有好臉色。

「鍾軼！快！」成瀚亭在樓下喊着。

鍾軼馬上衝去佟敬頤家，跑到鐵門口迎接鍾成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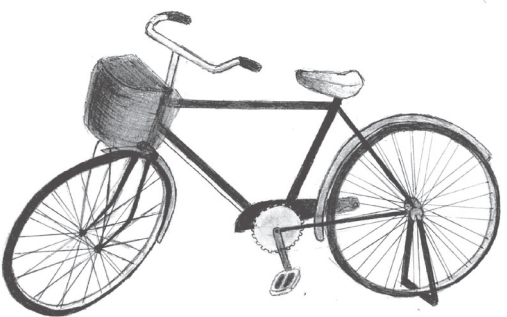
鍾成勇是鍾軼的父親，做地盤的。在地盤混了幾年，因為好賭又懶做，同期的小夥子都升了職，鍾成勇還是運着水泥；同期的小夥子做上了工頭，鍾成勇還是運着水泥；同期的小夥子自立

門戶，鍾成勇還是運着水泥。在鍾軼的母親離開鍾成勇之前，鍾成勇是個上進的青年，顧家、愛孩子，視鍾軼是掌上明珠心頭肉。現在不同了，妻子離開了自己，鍾成勇就自暴自棄，以前不好賭的他，現在嗜賭成魔，每每在工地喝的爛醉，就會給包工頭找小混混抬到弄堂口丟下，四仰八叉的躺在那，等他酒醒了一點，就會自己尋摸到26號，進了家門就對鍾軼一陣發洩，第二天鍾軼鐵定是要帶著一身淤青出門。

「爸，您回來了。」鍾軼跑到弄堂口，站在父親身邊。

鍾成勇脫下外套遞給女兒，「嗯，回來了。」

鍾成勇今天是清醒的。



## 第二章 白兔糖

周海銘

「嘎嘰——」

鍾成勇推開了木門，在家門口拍了拍褲子，樓梯間暗黃的燈光把每粒塵土都照得清楚。他脫下了線的布鞋進屋，鍾軼也脫下回力牌運動鞋緊隨其後。

鍾成勇從紅色鐵罐裡拿了一小撮普洱，放在白色盜杯裡，泡上熱水，白煙成了三十多平方的屋子裡最美的風景，淡淡的樟香在空氣中瀰漫，大概除了酒，茶就是這個不到五十歲的男人的最愛了。他拿起盜杯抿了幾口，在手裡蕩，不時細聞盜杯裡的茶香。喝剩一小口，趁茶還燙着，他的鼻子湊近盜杯，閉上眼睛聞着那一口淡淡茶香。

「今日日本國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訪問上海，上海市市長……」熟悉的帶有鼻音的聲音從黑白電視傳出。是羅京那富有穿透力的聲音，有中音的穩重，也有高音的明亮。他報新聞時咬字重音明顯但是又很有規律，這樣的聲音帶出一種穩重、可以依靠的感覺，鍾軼很喜歡羅京的聲音。

掛鐘時針指向七。

「爸，吃飯了。」鍾軼把一盤蒜炒雞毛菜和香蕪筍臘肉放在長木桌上，然後又回廚房拿了兩個公雞碗，盛了兩大碗米飯出來。

這頓晚飯很平靜，扒扒幾下，就在電視聲中結束。

「爸，要不要吃橘子？」鍾軼從書包裡拿了幾個新鮮的橘子出來，是對門張大媽給的，說是鄉下親戚剛送來的。拿橘子的時候，一個淺藍色的發卡一併從書包裡掉了出來，是成瀚亭上課的時

## 結

高中的男孩女孩，都經歷着對他們來說從未發生過的事。故事裡的事情你可能沒經歷過，但其實它們每天都發生在現實生活中。生活就是這樣，有很多可能，也有很多不可能，有很多驚喜，也有很多驚嚇。

或許你會覺得我們寫事情的不會發生在現實生活中，但其實這些事我們都親眼見過、親耳聽說過。

或許你會覺得這些事很普通，但其實它們對於我們四個高中生來說，每一件都是特別的、新鮮的、印象深刻的事。

媽媽，從此以後我會忍着眼淚

爸爸，從此以後由我來照顧您

閨女，從此以後我會好好愛你

鍾軼，從此以後我會更珍惜你

成翰亭，從此以後我在這裡等你

秦老師，從此以後，我會努力做好一切，做好自己

從此以後，我學會感謝一切事情，感謝你們，感謝自己。

儘管熏濃的酒味像野獸般侵蝕這屋子

天花板坍塌的粉灰

牆壁上撕扯下的破舊牆紙

無一不在哭訴這殘暴的酒徒

可是從此以後

父親，您只是我的父親

酒徒的名字和你再也無緣！

儘管瀾漫的香水艷紅的唇膏像妖艷的精靈

離別時的白兔奶糖

嚎啕大哭時灑下的晶瑩

無一不在哭訴這無情的離去

可是從此以後

母親，您只是我的母親

離棄這詞語和你再也無緣！

儘管野草叢中歡鬧的場景像是在高粱地

綻放的金盞菊 閃閃耀眼的藍色發卡

齒輪磨合發出巨響的老單車

無一不在哭訴你熏醉時頹唐的背影

可是從此以後

我們，還是我們

只願陌上花開，君可緩緩歸矣。

英華女學校接龍小說——

# 從此以後



校名：

英華女學校

比賽評審：

子君

作者：

伍穎彤、周海銘、鄭滄之

編輯：

青森文化編輯組

設計：

4tes

插畫：

施穎珺

出版：

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二〇一八年六月

小說

978-988-8490-65-3

港幣五十元正

香港總經銷：

出版日期：

圖書分類：

ISBN：

定價：



「踩着單車轉進弄堂，帶起風掠過一扇扇排窗，昏黃夕陽漏出的一束束大大小小的金色餘暉，映着樹葉搖擺的影子照在排窗上斑駁。」

跟隨兩輛踩進弄堂的單車，順着旋轉着的鐵齒輪，回憶起上海老弄堂和弄堂裏的那些事兒。

高考，是三年寒窗苦讀被印證之時。在這三年的時光裏，不止有琅琅的讀書聲，還有剛剛萌芽的青澀愛慕、共同奮鬥互相體諒；用三年時間醞釀成的友誼，如美酒般散發出的甘醇，沁人心脾。可是在這一切單純美好的背後，每人都有自己的難言之隱，由衷地想保護對方，卻因口是心非把對方推得愈來愈遠——父親和母親因感情破裂而分開，父親因思念母親而日夜買醉卻誤傷女兒、家人和老師宏大的期望差點把自己逼上不歸路，還有朋輩之間的妒嫉排擠等……

這一切的陰暗，是真真實實地存在於這個世上的；這一切的壓力和傷痛，任誰也無法逃避。

那些年的時光，微笑永遠與淚水並存，一同綻放。

誰的青春不留憾？願跟隨我們仨的筆觸走進這本書的你，能找回曾經的青澀記憶，重回青春這趟單程列車，靜下心來回味這泡淡的金盞菊花茶。

「金盞菊代表着離別的悲傷和絕望，代表失去。」

ISBN 978-988-8490-65-3



9 789888 490653 >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[www.red-publish.com](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)

上架建議：流行讀物  
定價：港幣 50 元正